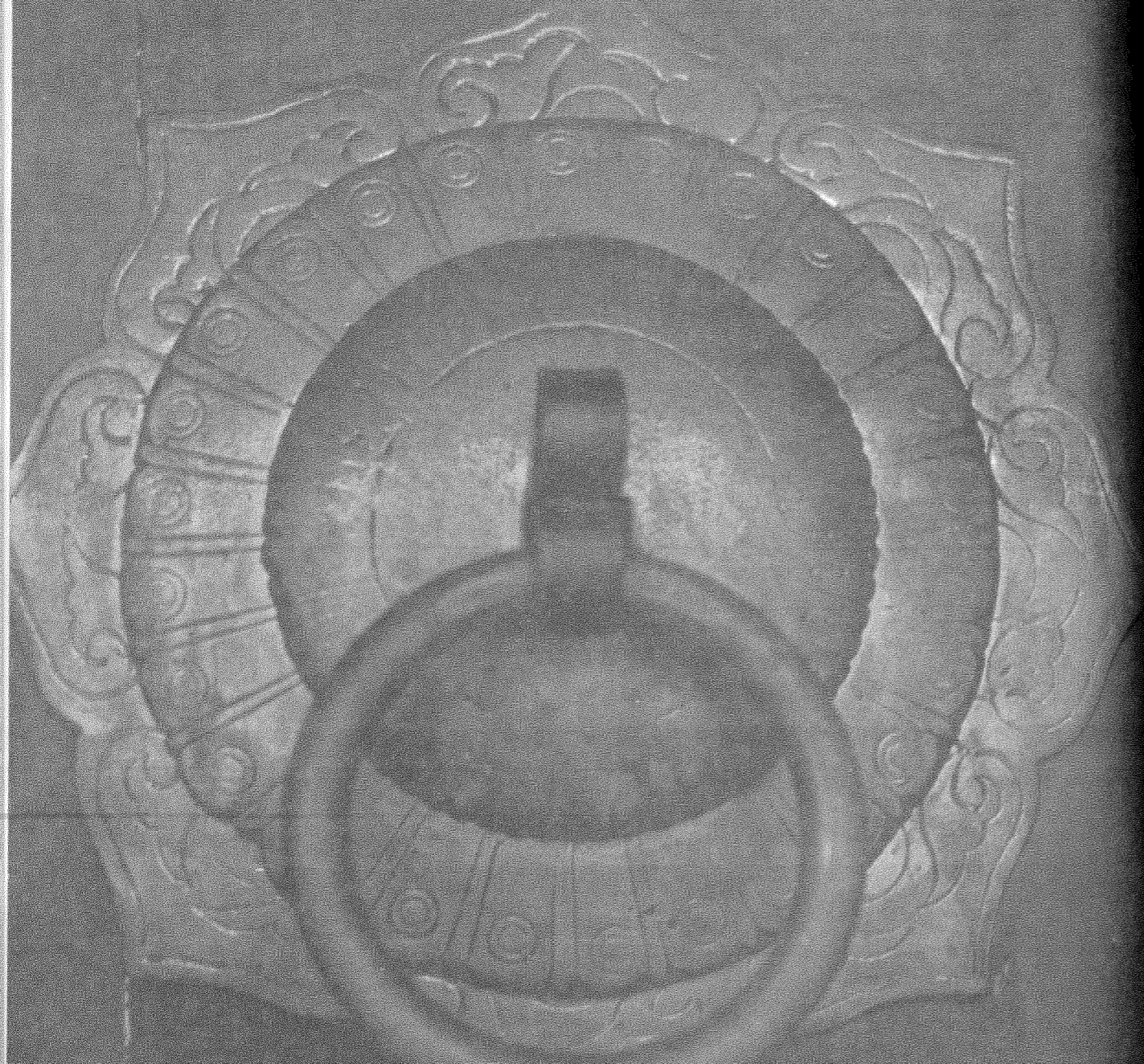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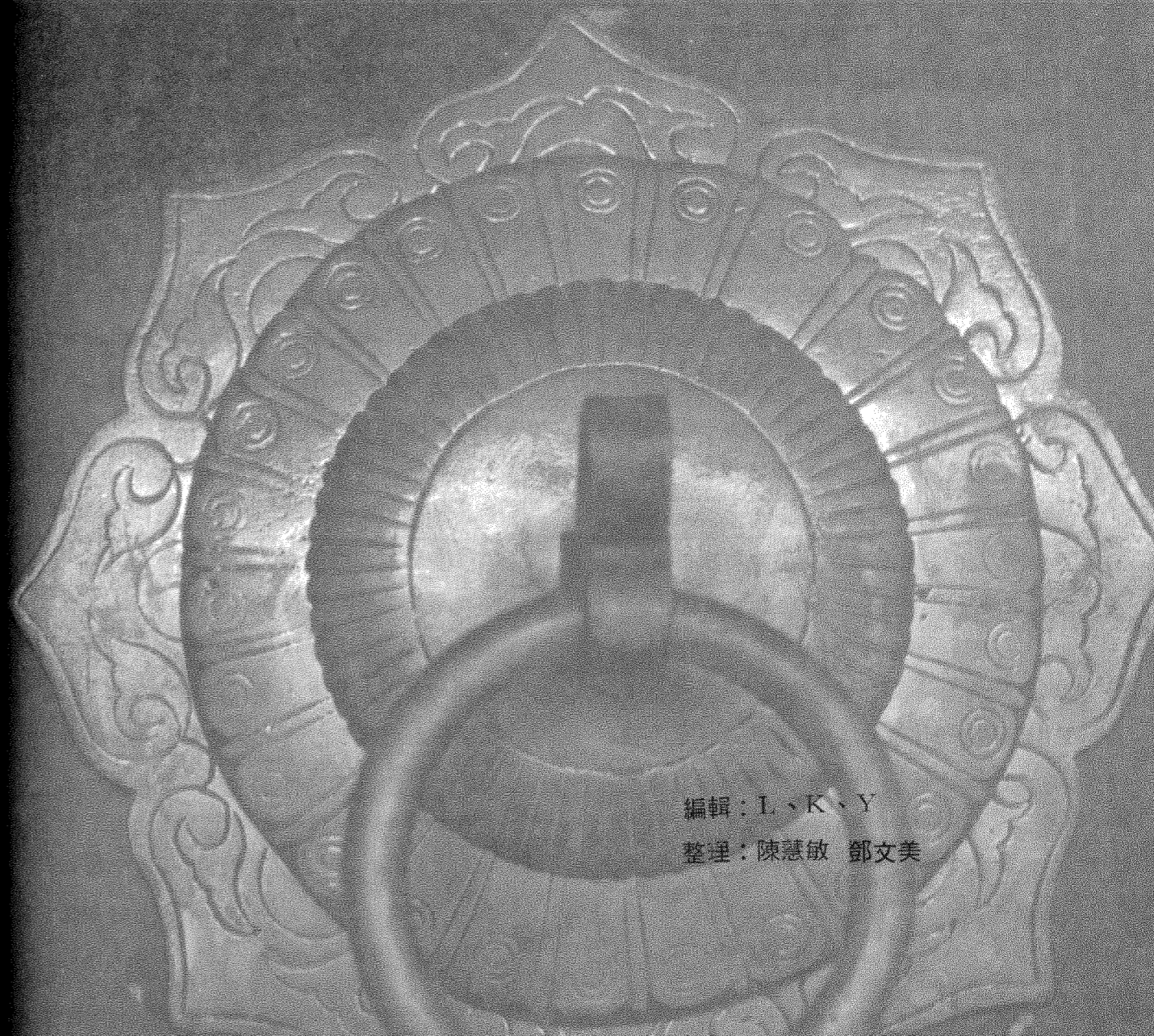


# 「心經」簡介



「心經」是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」的簡稱，玄奘法師三十二歲西遊求法，度沙漠、越蔥嶺，瀕死者數，所持解厄之「心經」係鳩摩羅什之舊譯，今世流通者乃裴師把六百卷的般若經取其要義濃縮成二百六十字，其精華要義，無過此者，故稱「心經」。



編輯：L、K、Y  
整理：陳慧敏 鄧文美

波羅密多，「多」是梵文語尾，沒有意義，如國語的「花兒」、「車子」，「波羅密」義為「到彼岸」，我們說是「度」，「度」有六種方法（六度）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、「般」音「撥」，「般若」不同一般的「智慧」，它是一種湛然光明，不為一切法相所拘礙的智慧，前人或譯作「妙慧」；因為「六度」中的前五度只是「修福」，依舊在苦海中流轉，必須依靠般若智光，照徹黑暗，洞見空假，始能了脫生死，達於「涅槃靜寂」，所以說「五度如盲，般若為導」。

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  
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

「觀自在菩薩」，即觀世音菩薩，唐智慧輪譯本作「觀世音自在」，「觀」讀去聲，音如「灌」，是觀想徹照之意，此位菩薩依悲門而化度，斂一切法相為言音，從言音會法性之自在，所以稱「觀世音」（稱「觀音」是唐朝避太宗諱，故略去「世」字），又依智門而修習，了知本性真如，解脫「分段生死」、「變易生死」和「五住煩惱」，所以又稱「觀自在」。又「運用觀自在法性之人，原有因果之別，證果位者，名觀自在王如來。當在因地，或雖證果而倒駕慈航者，皆名觀自在菩薩。」

「菩薩」，是梵文「菩提薩埵」的略稱，其義極廣，簡言之，「菩提」是「覺」；「薩埵」是「有情」，合起來是「覺有情」，因菩薩有大悲心故，覺有情眾生，救度其苦楚無邊，所以我們尊之為「菩薩」。（菩薩乘—自覺、覺他—大乘，好比車子較大，能載人載己，所以說「自覺、覺他」。）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」，「行」音「恆」是「修持」義，「深」，深切著明；時，境地。

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觀世音菩薩，因般若妙智，洞照知見了「五蘊」的自性空性。蘊，積藏義，意謂由此五種的積聚伏藏才有眾生的形骸與思惟，也由此而衍生出種種有形、無形的事體來。「五蘊」即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」。色即物質，是由「四大」所造就而成，「四大」不是「

酒、色、財、氣」而是「地、水、火、風」，它們都是俱「空性」，所以說「四大皆空」。我認為，「四大」，中國的「五行」和亞里士多德的「木、火、土、風」都是古人所認為「化學元素的分類」，它們本身均略有物質不滅與電荷平衡的意味，但如此說法是否含糊牽強？因為十七世紀以後、人們不再相信亞里士多德的「四行」，所以，科學發達了。中國西漢以前，提陰陽不雜五行，談五行不參陰陽，自董仲舒後，陰陽五行…，不想多談，因為這是專家學者的話題，不是我區區的一位學生所能了解的。所以，言歸正傳，「受蘊」，是「我」與外境接觸時，引起的一種領納作用之謂。「想蘊」是內心和外境接觸所起的緣慮作用。「行蘊」指語默靜動諸般行為，「識蘊」，可分為三，一為「心」（第六識所攝），二為「意」（第七識所攝），三為識（專指第八識阿賴耶識），如此，「識蘊」乃精神活動的主觀力及「受想行」統一而伏藏的一種「作用」。

「空」，空者，非空無之空，乃下文所稱「空相」之空，云何空相？即所謂「真空實現」，亦以真空實相具一切法，是故又稱「諸法空相」。「度一切苦厄」，身心煎熬謂之苦，生命危難謂之厄，度是度脫，度難。苦有「苦苦」，「壞苦」，「行苦」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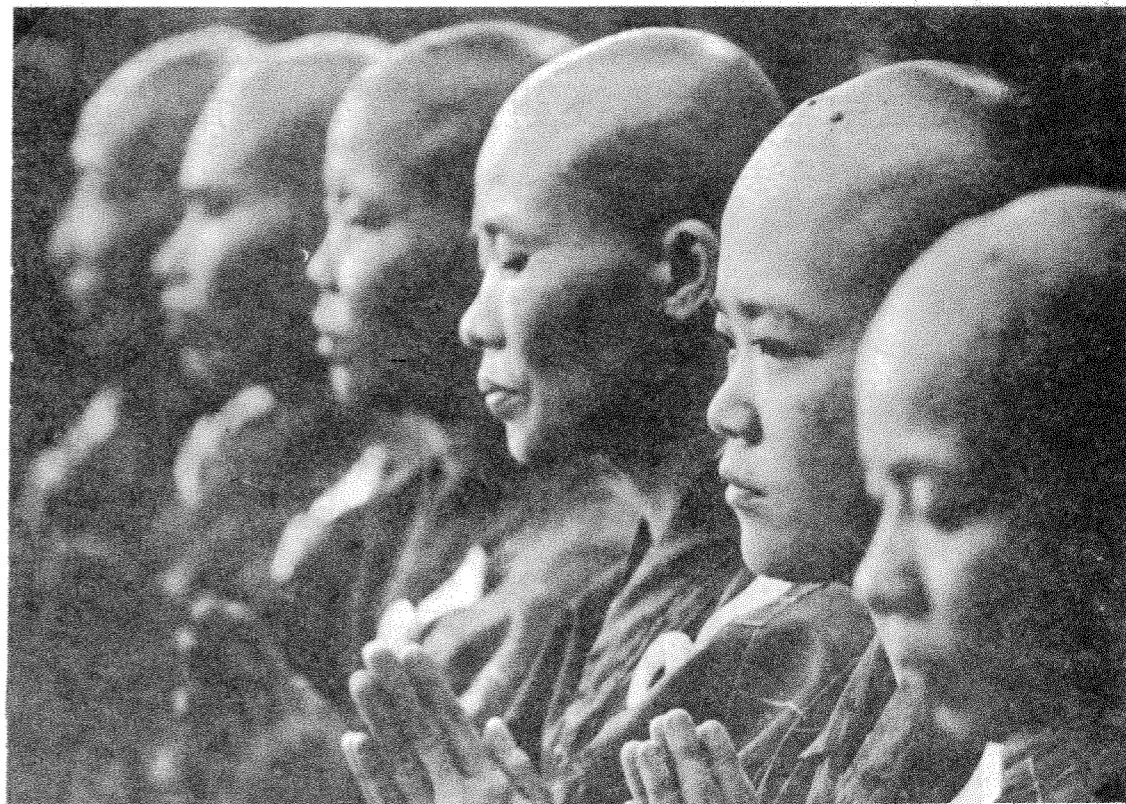
舍利子！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舍利子！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

上一段：「空」和「色」的概念在前面已略提到；「不異」和「即是」都可用數學符號“=”來表，雖然語意稍有不同，但中心意義是一樣的。因緣所生法就叫做『緣起性空』，簡言之，就是「空性」，空性是指一切事物的本質而言，而不是一切事物的現象而言；從現象而言，這個術語就叫做「色」。

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這四句，若泛論之，可代表整個佛教中心的思想問題，因為它的「地位」是如此重要，所以對它深入闡釋的資料很多，儘管闡釋的資料很多，但是中心意義相同——諸法緣起性空。

下一段：「諸法空相」（理同前）即一切一切有形的和無形的諸般現象自是具足了「緣起性空」的實相本體；「不生不滅」指自無始以來諸法已具，故曰不生；法相可滅而本體常存，故曰不滅。「垢、淨、增、減」乃主觀心理上執相為實，故有淨垢之分，增減之別。

談到這裏，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尚未交代，本段中，上一段和下一段的開頭都是「舍利子」，這三個字有數種含義，這裡特指釋迦牟尼佛的弟子舍利弗（智慧第一）；那麼是誰在叫喚他呢？也就是「心經」的說法主是誰？經文一開始「觀自在菩薩，…」，因為阿彌陀佛身旁的兩位菩薩



，左邊是觀世音，右邊是大勢至，但密教家認為觀世音即阿彌陀佛的化身，所以般若心經思想史說，「…，或者以觀自在菩薩為佛教各宗派所特別崇拜的，亦復是密教家信仰的所在，密教許多經典都冠以『觀世音菩薩』，所以心經把『菩薩摩訶薩』改為『觀自在菩薩』。…，及奉請觀自在菩薩為心經說法主，必定是經密教家手所結成，…」因此，思想史不認為「心經」說法主是觀自在菩薩，而認為，「…應推大智文殊師利菩薩為心經說法主，比請觀自在菩薩為適合般若思想內容的進展。」但是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講記說，「在六百卷的般若經裏，…，而是佛（釋迦牟尼佛）直接向舍利子說的。…」又，某位居士的看法，「…，法師在蜀，觀自在菩薩親化一病人，口授此經以為法師過後旅途所需，則應去其首尾『二分』才是。」我個人同意後二者的看法，即心經說法主是釋迦牟尼佛直接對舍利子說成就菩薩摩訶薩的路徑，是從修習波羅密多入手。

修辭格中有一種叫「呼告辭」的，是

「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；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；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。」



屬於積極修辭的方法，在小說、戲劇中出現較多，目的是用以提起警醒，詼諧或親切的味道，例如，徐志摩的「海韻」：「女郎，單身的女郎，你為什麼留念在這黃昏的海邊？—女郎，回家吧！女郎！」又，紅樓夢第八十一回……急得寶玉道：「我最是個性兒急的人，他偏性兒慢，這可怎麼樣呢？好魚兒！快來吧！你也成全成全我呢！」另有一種修辭格「頂真」是屬於形式優美的設計，目的是使文句緊湊有力，並有順暢的美感，例如，「飛躍啊，我心在高寒，高寒是木化的眼神，我是那沒遮攔的一瞬。」（周夢蝶；逍遙遊）又，「楚山秦山皆白雲，白雲處處長隨君，長隨君；君入楚山裡，…」（李白：送劉十六歸山的白雲歌）

這段經文連續使用頂真（色不異空，…，空即是色）和兩度的呼告辭（舍利子），呼告辭有警醒、親切的味道，頂真有緊湊，加強的效果，契師譯時，運用修辭的方法把這裡模擬成慈母教兒，叮嚀再三，惟恐其不知的口吻，因此，六百卷般若經之精義在於「心經」，良有以也。

這段是破世間法。「是故空中無色，受多想行識。」即破五蘊，合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」（六根）與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（六塵）為「十二處」，這兩句（無眼耳鼻…味觸法）是破「十二處」「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」這是「六識」，合「六識」與「十二處」為十八界，“界”，是類別區分，不相逾越的意思。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

。」這一句是破「十八界」的省文。整段粗略地講即：不可妄執「我們是依著六根去攀緣（接納）六塵，再把六塵的境影，傳送到六識。」其實「佛告訴我們，真能起作用的，不在彼而在乎七、八兩識」，原來，意識（第六識）與阿賴耶識（第八識）（「收藏；錄影」的功能）乃是藉著末那識（第七識）的轉出和轉入而起現象，（下意識的原理）。如此，說穿了，不過是要把阿賴耶識「淨化」而已，既然「五蘊皆空」，當然「十八界」也是空了。



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；無苦集滅道，無智亦無得。

這段是破出世間法。

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；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；」「盡」是「想把它滅盡」的意思，乃至，即「甚至於」，這句是破「十二

因緣」，「十二因緣」是生命所以來，所以去的重要理論，它頭尾相接，眾生便這般循環不已，受盡無邊苦毒。覺十二因緣者稱為「緣覺乘」的聖人。

無明一	無明的「性狀」是無聲無臭，無形骸驅體的，老子所見止於「無明」，不如佛之高遠）這樣描述它，「有物混成，…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不殆…」；無明為惑，執以為法，而生妄念，乃眾生無煩惱之根源。（既然「無明」是眾生無始煩惱之根源」那麼我們人在世的時候只要在「明」上去下功夫，不就可以超脫了嗎？楞嚴經說，「覺非所明，因明立所，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。」—想要超脫，想要「覺」，就不要再有「明」，老是執著在以「明」去求「覺」，所得的只是「明」的增加而已，不但永遠不能「覺」，反而生出更多的妄念、妄相，所以「明」也是加重煩惱的原因。
行一	由妄念而生盲動。
識一	因盲動而產生有所為的作用叫「識」（中陰身），俗說「靈魂」，也就是說要去投胎了，投胎到那裏去？—天道輪迴，即「分段生死」—天道、人

道、畜牲道、阿修羅道、餓鬼道、地獄道。因為「識」是由「無明緣行」所產生妄念盲動的作用，所以只好靠著「…交溝發生，吸引同業，…是以因緣，衆生相續。」，「吸引同業」以投胎到「人道」而說，是以「識」（靈魂）受著「同業相纏」這份「引力」去選擇「有緣」的父母，而在受精的剎那「進入」受精卵而投胎。
名色——名指心，色指質，此時六根尚未完成，但有名色而已。
六入——六根漸具，將出胎之時。
觸——出胎與其環境接觸。
受——是畢生根塵識所領受的境遇。 〔現在五果〕
愛——貪著是「愛」對於厭棄的一念貪著也是「愛」。
取——因愛而生執取之念。
有——如此，下輩子便又「有」了輪迴的動力。 〔現在三因〕
生——未來的受生。
老死——有生就有（老）死，死後又回復到「無明」，如此又在六道中不斷地輪迴。 〔未來二果〕 如此又在六道中不斷地輪迴。

「苦集滅道」是四（聖）諦，聖，正也，諦，真理；「無苦集滅道」是破四諦，依四諦之理而修，得「阿羅漢果」這一乘的聖人叫「聲聞乘」，苦集是世間的因果，集是因，苦是果，「集因」乃是由根、塵、識所產生的業種而積藏，苦果略分三苦、八苦。「滅道」是出世間因果，意為世間因果既已知道，當知如阿斷滅，（

慕滅，悟證）道是入滅的途程（佛說有八正道）。

「無智亦無得」，般若不是一般所謂的智慧，它是無相亦無智量，置言之，「無智亦無得」即「不著相」之謂。這一段和上面一段的「無」可以說成，「那裡還有什麼…」。

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密多故，心無罣礙，無罣礙故，故有恐怖

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請佛，依波若羅密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「佛」的果位是證得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（無止正等正覺），「涅槃」是三乘（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）共能證得的果位，但境界不同；三乘雖亦可證阿耨多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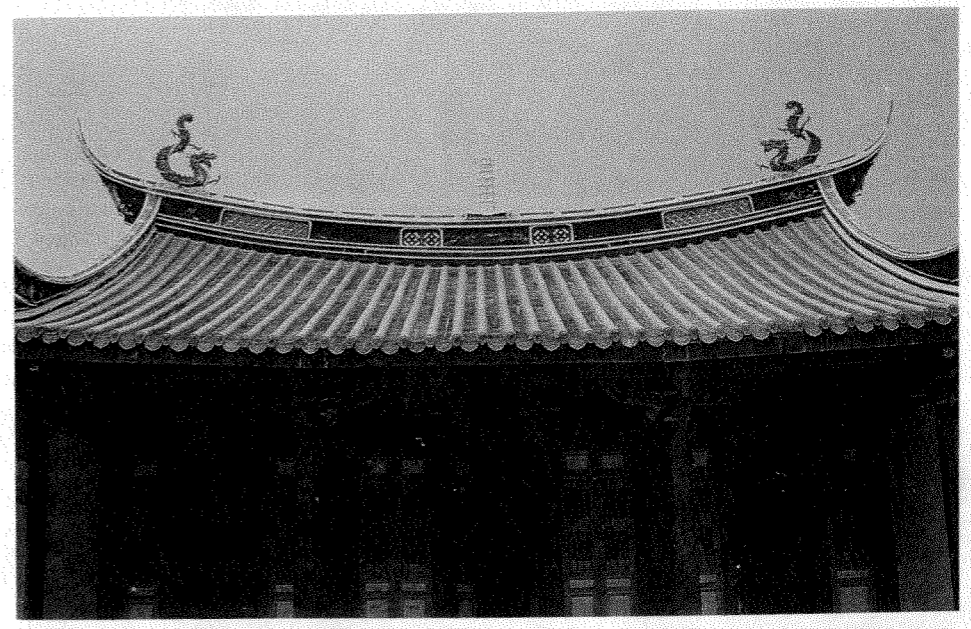
三藐三菩提，但未得圓滿。「顛倒」是不符真理的妄見，「究竟」是「徹底、圓通」；「涅槃」含義甚廣，通常識作「圓寂」，簡單的說，即不織生死的苦因。

故知般若波羅密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咒，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

這一段可以說是本經的流通分（結論），咒為密說之經，經為顯說之咒。經可以顯「神通」所以稱般若波羅密多為「大神咒」，它能洞燭迷闇顛倒，宛若日月光照，所以是「大明咒」，它是一切法門中所最殊勝的，所以是「無上咒」，因為能證真相，而得印持，是「無等可與之等」的，所以是「無等等咒」，這些都是以讚嘆般若波羅密多。

持」的意見，因為陀羅尼能增上念慧，能總任持，使佛法不改散失，廣義而言有四種，一、法陀羅尼——聞持佛法念念不忘，二、義陀羅尼，一悟解妙義，攝持不失，三、咒陀羅尼——依禪定而發出神驗的秘密語，四、忍陀羅尼——心安住在諸法的實相理體中，物不能誘其心，力不能動其志。經文這四句讚嘆分攝這四種陀羅的意義，因為它是利用結構相似的句式，連續地把四種不同的意象表達出來。

「咒」，梵文是「陀羅尼」，是「總



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，即說咒曰：揭諦，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謁諦，菩提薩婆訶。

這一段直接說成，「所以我們誦說般若波羅密多咒，就這樣誦著：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謁諦，菩提薩婆訶。」  
ga te ga te, pra ga te, pra  
sam ga te, buddhi Sva Sva ha

對於「咒」來說，懂梵文只是知道它表面的意思，其「威力」和「秘密」則是

凡夫或二乘聖人所不能完全體會的，玄奘法師不翻記它，把它列入「五不翻」的條件中，所以，「照理」最好不要翻譯出來，但是，有的書籍還是把它翻譯了。（揭諦，度超脫妄執；波羅，彼岸；僧，總、全部、徹底；菩提，覺；薩婆訶，圓通、圓滿。）



□編輯：L、K、Y  
□整理：楊淑美 廖慧民